

# 无声的音乐

## ——柳佑平先生及其书法艺术

□ 吴洁

有幸与柳佑平先生相识是一种缘分。早在2013年“纪念仲勋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公益书画展”中，起初是与先生的字相识，然后是以字为“媒”，便一见如故。从此，便有了书道同好的莫逆之交。

柳佑平字老泉，法号惠佑。1966年出生于洪湖市瞿家湾镇一个极为普通的市民家庭。先生系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第48代后裔，尊先祖遗训，九岁习书练字。从柳体正楷入门，先后临摹了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、褚遂良的《雁塔圣教序》、李邕的《云麾将军碑》后，继而转学隶书，遍临汉碑，尤以《张迁碑》《曹全碑》《石门颂》用工最善。40余载临摹不辍，功力深厚。1998年进京拜著名书法家刘炳森门下，主攻隶书。2003年经老师引荐，进入温州那兰陀佛学院教授书法。在佛学院的10多年时间里，柳佑平先生边教边学，边学边研。期间，潜心专研《兰亭集序》，对其技法、技巧进行了深入研习与深度挖掘。以此游讲于全国知名学府，博得同道中人的肯定与赏识。

虎年新春的一次造访中，当我看到先生家中一幅幅风格各异的书法，于质朴之处见高雅，由淡泊处臻深远，顿时耳目一新。其中，先生的一幅中堂对联幅吸引了我的眼球：“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，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。”作品有松抱凌霄之骨，梅无媚世之姿，构成了中国书法的灵动之美，线条、章法和骨力的完美融合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气息和意志的力量，心灵中透露出书家的灵魂——正所谓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。

在读完书法家徐福民题写的《柳佑平书法集》后，我认为先生的书法深得古法，久积宿志。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在继承传统的根基上，突破藩篱，彰显个性。先生的隶书去法于《汉隶》《张迁碑》，并兼容其他碑帖技法之长，融会贯通，自成一派。

柳佑平先生平生别无嗜好，唯醉心翰墨。先生的书法以碑入帖，以帖化碑，故作品力透纸背面不乏灵动之趣。如隶书对联幅：“一岁频添心未老，百年犹觉事无边”其结体舒展大方、疏密有度，融《石门颂》之健、《曹全碑》之秀、《乙瑛》之厚、《张迁碑》之拙于一体。隶书条幅：“飞天羽本无力，落地金时自有声”和茶联：“欲以真情酬挚友，当将佳茗奉知音”作品风格豪放，粗笔具有块面感，细笔则呈飞白状，构成巧妙的虚实对比，妙不可言。书作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更增添了一分生动的节奏，横势由于受形制的束缚而减弱，先生则将其转化为线条的涌动，通篇放中

有敛，行中含留、雄中寓秀、密中藏疏，不失为一件精品之作。难怪有书家评其书法作品称：“先生的字虽谦和而有变化，持志厚而见沉实，文质兼重。‘形’‘气’‘神’浑然一体，三者和谐统一。‘力’‘气’结合自然，一笔书成。婉若流动而无声的音乐韵律，给人以秀女之灵性，长虹之气势与一种高品行的艺术享受。”

柳佑平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那兰陀佛学院教授，中国将军部长书画院高级院士，供职于中央电视台微电影频道，任艺术总监。其作品荣获“首届湖北省黄鹤楼文华奖”“湖北省第六届书法篆刻二等奖”“羲之杯全国书法大赛优秀奖”“中国艺术市场最具影响力书法家提名奖”。隶书作品多次在全国大型书法展入展。2015年经中华



左宗棠名句 壬寅春月於北京柳佑平書



壬寅春月於北京柳佑平書



# 水乡行

□ 潘艳秋

去年的金秋十月，阳光灿烂，我们几个老知青相约，再次到我们曾经下放的洪湖市螺山镇朱家峰村去看看。

这次我们是开车前往，走汉洪高速公路。宽敞的公路，平坦的路面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洪湖县城新堤镇。

我们真不敢相信这么快就到了。回想六十年代下放的时候，我们来回都只能乘汉沙班的轮船，要20多个小时才能到新堤。若是冬季水退了，还要过沙洲，那种辛苦真不敢想。

我们开车在新堤镇转了一圈。这两年没来，新堤又有了很大的变化。繁华的城镇

车水马龙，街道环境优雅，“一河两岸”的特色造型引人注目，房屋古香古色。荷花广场边还有搭台的剧场，人们聚精会神欣赏着花鼓戏。

我们来不及多欣赏县城的美景，很快就直接赶往螺山镇朱家峰村，二十分钟就到了。熟悉的恢恢大姐把饭菜早做好了，等着我们的到来。金秋十月，正是螃蟹上市的季节，大姐蒸了好多螃蟹，还烧了黄鳝，做了才鱼汤，一桌菜全是洪湖特产，我们饱餐了一顿。

第二天，村支书魏明权带我们参观了村委会，介绍了村里的经济情况及今后的发展规划。他雄心勃勃，要把朱家峰建设成为全

市的先进村，让村民过上小康生活。我们听后，真觉得前景一片美好。中午，魏明权请我们到他家做客，他的爱人做了一桌特菜，他家螃蟹今年大丰收，个个都是半斤左右，真让人羡慕。我们还参观了村民们的池塘，有的养鱼，有的养螃蟹，市场行情也很好，都是销往岳阳、广州那边，供不应求。

晚上，魏明权又请我们到村民新开张的特色小吃店，叫柴火鸡。自养的土鸡放在一个大锅里，一桌人坐在锅炉周围，炉子里烧的是木柴，烧出来的鸡香气扑鼻。锅边放着各种蔬菜，想吃什么菜就加在锅中，真是别具一格，让我们大开眼界。

临走时，乡亲们送给我们很多家乡特产，各种鱼、土鸡蛋、土鸡、土鸭，还有螃蟹……车上都装满了。就这样，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的第二故乡——螺山镇朱家峰村。

水乡几日游，让我们看到洪湖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一年一个样。村支书魏明权信心满满地说：“等你们下次再来，就会看到村里更大的变化，现在我们正在运行之中！”

人人都说天堂美，怎比我洪湖鱼米乡。我们为洪湖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加油吧，乡亲们！加油吧，洪湖！

# 乌林人心目中的曹操

□ 曹庆功

同时他亲自访医问药。

一天，他来到木鱼山，正好遇到了一位在采药的老人，于是上前询问：“老人家，您在这山上做什么？”老者不识曹操，回答说：“听说曹丞相的士兵得了病，我特地上山采药帮士兵治病。”听老者一说，曹操大喜。只见老者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可惜我采好的这些药只能缓解症状，却不能断根。”曹操连忙问：“那什么药才能治断病根呢？”老者回答说：“百年牡丹根，但是我们这里没有。”

曹操回到营寨，将自己的座椅看了看，这椅子不就是百年的牡丹根做的吗？于是，他果断地抽出宝剑，将椅子砍掉了一只脚。卫士看了惊奇地说：“这椅子可是御赐的太师椅啊！您怎么能砍掉它的脚呢？”曹操将老者的话告诉了卫士，并且说：“这椅子正是百年牡丹根做成的，要治好士兵的病，我只好忍痛割爱砍掉它。”于是，命卫士们将椅子锯成小块，然后磨成粉末，配上老者采好的草药，发给染病的士兵服用。果然不出七天，士兵们的病痊愈了。

曹操爱兵如子，感动了当地百姓。另外曹操对军队将士要求中十分严格。号称83万人马的曹军驻扎在乌林黄逢山一带，军纪严明，对百姓秋毫无犯。时至严冬，山上草木枯萎，上万匹军马没有草吃，曹操心急如焚，他立即作出决定：一、尽快找到草场；二、不准军马践踏农田，更不许嚼吃庄稼，否则定斩不宥。

最后，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，他在香山附近终于找到了一片江淮。这块近30亩的滩面地势开阔，遍地生长着鲜草，这可是军马最爱吃的草。万匹军马的草料问题终于解决。

周瑜曾预测到，曹军的不利因素其中之

一就是，“时届寒冬、马无蒿草、后勤供给困难。”他认为曹军内部必乱，只要一乱，打败曹军就是可能的事。但曹操严明的纪律，赢得了当地人的支持，最终没有因草料缺乏引起内乱，安全地度过了这道难关。

曹操在战斗间歇时间，经常在中军大帐召开重要军事会议，有时宴请宾客，纵论天下大事，品评古今英雄。“对酒当歌”之诗正是曹操在中军大帐会友时即席之作，表达了他期望国家统一的雄心、思贤若渴的求才心和坚韧顽强的进取心，表达了他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宏伟抱负。只可惜，一场乌林之役选择了战略撤退，壮志未酬。

曹军舰船连锁成排，调转不灵，散开不便，被黄盖一把大火，引燃连锁舰船，顿成火海。曹军猝不及防，烧死、溺死、战死的不计其数。战争结束后，江边浮尸成群，岸上尸横遍野，真是惨不忍睹，乌林一带成为焦土，当地百姓收殓尸体，放在一个低洼处上盖土厚土，像座小山。天长日久，泥土流失，露出白骨，因此老百姓称其为“白骨冢”。此遗址尚存，就在江嘴村。

曹操率领残兵在岸上又被刚过江的孙刘联军阻截、追杀。曹军将士分列两旁，形成一条巷道，掩护曹操撤退，双方死伤惨重。当曹操军队撤离乌林后，巷道两边尸体堆积如山，巷道中间则血流成河，“红血巷”因此得名。

“红血巷”巷道两边堆积如山的尸体，一片凄凉，阴风惨惨。后来，乌林老百姓在香山脚下挖了一个大坑，将曹军将士遗体掩埋了，于是将此地叫作“万人坑”。在乌林寨往东50米处，有一座庙宇叫“曹公祠”，这座祠堂始建于明朝。当年，有个姓王的知县去巴陵郡上任，途经乌林，因

仰慕曹操的文韬武略、治世之才，于是停船上岸，寻访乌林古迹。他边走边看，对曹操败走乌林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。走下山来，忽见一老者在烧香叩头，便好奇地问：“老人家，这春节刚过，清明未到，为何烧纸祭拜？”老者答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今日是曹丞相的忌日，我每年在正月二十三日都来烧纸燃香祭奠。”王知县感叹不已。三年后，他巴陵任满，想起乌林百姓如此敬重曹操，民风如此淳朴，加上山水秀丽，便在乌林落籍定居。不久，他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捐出，修建了一座曹公祠。曹公祠的大门呈升子口状，门两侧四圆柱上书有两幅对联。其一：“乌林燎火时，英雄两铸龙廷；赤壁鏖战日，豪杰三分汉鼎。”其二：“天时地利人和，曹公得兹；大略雄才伟业，魏王居全。”

两幅对联不乏褒扬之意。曹公祠前后两殿，前殿供奉的是曹操及其手下主将的塑像。曹操坐像居中，两侧各三具立像，高约二米，个个神采飞扬，栩栩如生。后殿与前殿的两侧有偏殿，一边为斋室，一边为寮室，中间有一空场（为天井）。后来曹公祠被损毁，1995年重建。现在曹公等塑像已迁至后殿，后殿两旁柱上撰有一幅对联：“汉相抑或汉贼，青史昭明曾秉笔，负人还是负我，人民正已评裁。”

由此可见，乌林人民心目中的曹操，就是一位大英雄，他文武双全、智勇兼备、胸怀大志、虚怀若谷、受人崇敬。

毛泽东同志说：“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。”在那个军阀割据的动乱年代，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，能胸怀大志、爱惜人才、知人善用、体恤民生，军马驰骋华夏，挥鞭平定北方，曹操堪称一世之英雄，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，英雄本色不容诋毁。

# 挖佬

□ 陈厚权

挖佬又称挖瓢佬，现在的人们闻之定是一头雾水，压根儿不知所云。

它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职业，从事木水瓢、木撮瓢等器具的专业制作。根据民间传说，其职业名称的来源，是鲁班麾下弟子们门里九佬十八匠家族中的一员

木工家族二十七个产出品当中，制作手段相对粗略点的木工师傅，被人称为某某佬。如：垦榨油楔子、凿木排窟窿、挖木屐底板、铺设楼板板、伐大树削木桩的，取前一二字命名。挖瓢做搓板的木工，称之为挖佬。有的地方也称挖瓢佬、挖瓢(古)佬、挖瓢木工等等。

挖佬，是用斧子、弯切刀、挖凿、圆凿等特殊木作工具，控制木水瓢、撮瓢、饭瓢、汤瓢等产品的一个木工专门行当，在盛产木料的地区较为多见，主要是取材比较方便。

然而，新堤自古就有这个行业。解放前后一位姓廖的湖南师傅，就在新堤中正街（现解放街）的窄货院子内开有加工作坊，其原料来源就是对江产出的新鲜水杉、山杉和优质松木。作坊的产品畅销洪湖境内与周边地区。当地人称这位师傅为廖撮瓢或湖南佬、挖瓢(古)佬。

廖师傅的作坊里有许多八卦桩。那些木桩是一些20至30厘米粗、半米来高的木棍子，一律深埋在地下。它们有平顶的，也有球头状的。有的木棍上还有类似现在铁制虎台钳一样的卡口，作为钳制木坯料的夹具，用作控制木水瓢、木撮瓢的工作台。

挖佬劳作时，先选用一截水分充足的新鲜圆木坯料，放在平顶工作台上，在坯料截面上架把厚背长刀，用白檀木锤子狠狠敲击，将圆木坯料劈成二至三瓣。

一般而言，挖瓢工首先用大切刀或者利斧，将半边木块制成乒乓球拍状的雏形，利用台夹将把子部分和对处处紧紧夹住，再用像小挖锄，又似刨刨的工具，先挖瓢体内部。

这时，只见挖工师傅手持挖凿，像在石白里往外刨食物一样，先中间，后两边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一层接一层，横着木纹方向挖了起来。

顿时，只见挖凿处，如风吹玉兰落瓣，似刀刮金鲤飞鳞，就那么几下，就把瓢子内凹处挖好了。

如果君在现场看师傅制瓢，会发现，这些木工在造物过程中，既不刻意也不打样，不管加工坯料尺寸如何，均会蓝图自藏心中，造形尽出手里。

更特别的是，制瓢时只用两手在里外相对一摸，就可把瓢壁的厚度，拿捏得周边一致，精准无误。

完工后，再留意木瓢内挖切出微波迭起的横纹路，既粗犷又美观。这时一定会啧啧称赞，由衷敬佩他们匠心独运，手眼通天。同时，也悟出“挖佬无样，边搞边相”的俗语，名不虚传，并非戏言。

接下来，挖工师傅倒转瓢体，用大弯刀切割削外型。他们收缩胳膊翻转手腕，又见梨花纷落，好似双手刨葫芦，仿佛雕塑工艺品。

木瓢成器后，师傅又是持凿翻转手腕，把长颈鸟型的把手，挖得俏皮诙谐。就这么内外几番连挖带切，一件木瓢或者撮瓢，在挖佬的手中，三下五除二就出来了。

这些瓢器成形后，还要进行脱胶和定型处理。这道工序分为两种，一是水泡法，将木瓢放进木缸中加重物压沉，经一段时间浸泡，让木料中的树脂胶溶解析出。另外一种快捷方法，是上锅进行汽蒸。无论使用哪种方法脱胶后，都得烘干或风干定型，均可达到防变形、防开裂、除气味的目的。

由此，一把把简洁美观实用的木瓢，饱含挖佬的匠心，凝结了劳动者的汗水，才能走入了千家万户。

人们在赞叹挖佬精湛的匠艺时，听起这个“佬”字来，就觉得这种称呼很不公正，似乎让人微微觉得有一点贬义与调侃。就凭挖佬制作出来的各种外观典雅美观、实用广泛称手的器具，比其他木匠做出来的产品，更贴近平民生活，更有关万家的灯火。

就拿木撮瓢来说，是船工普遍使用，而且绝对离不开的必备工具，特别是像行走在一望无际洪湖水域中的鸭划子、采莲船、双联鸭划船，那简直堪比护身符，遇到下雨或者船漏，甚至被风浪弄翻了小船，没有挖佬奉献的木撮瓢，积水排不出，驾船的只有泡在水中了。

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，我的切身经历，可以证明这一点。

1973年，我下放农村锻炼，有一次去洪湖沙套湖看望在那里渔场插队的老同学。当时见到浩浩荡荡碧波万顷，风和日丽，宛如天堂瑶池，也想过一把采莲仙子的瘾。于是我手持竹篙，脚踏前翘后翘的小小采莲船，兴趣盎然地撑出了里把路。谁知这夏日的天说变就变，急风骤雨转眼间就来了。心慌情急中，我侧身打篙过猛，采莲船一下子弄翻了。幸而会水，浮在湖草丛生的湖面上扒着船帮喘气，好不容易才把半沉半浮的小船翻过来。只是带去的舀水铁瓢已沉入湖底，舀不了舱内的积水，上不了船。我足踏淤泥不能动弹，浑身被荷梗划出了无数道血痕，血腥气引来那牛虻蚂蝗，粘贴在人身上吸血，真是痛苦不堪。急中生智，我捞起几米长的撑船竹篙顶着裤头摇晃，才被远处的同学发现，驾来一条船，带着木撮瓢，让我脱离了苦海。

那次的经历，让我觉得了木撮瓢的重要，心生了对制造木撮瓢师傅的崇敬。

随着时代进步，塑料、铝皮、铁皮瓢子，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木瓢。虽然它们在形体上沿袭了老式样，但是却失去了木瓢的自然风格。

材料变更也好，时光更迭也好，挖佬远去也罢，一切都冲淡不了人们对老挖佬娴熟精湛手艺的敬重。人们更忘不了与之一路走来、与其相关的生活时光和陈年故事，还有对挖佬系列产品的红尘记忆。



挖佬佬正在制瓢